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高中甫 潘子立 译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Stefan Zwei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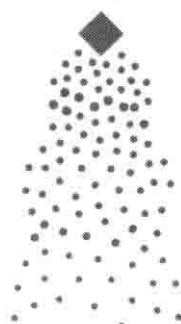


浙江教育出版社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著

高中甫 潘子立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群星闪耀时 / (奥) 斯蒂芬·茨威格著; 高中甫, 潘子立译. —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36-7474-2

I. ①人… II. ①斯… ②高… ③潘… III. ①历史人物—列传—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60305号

责任编辑	赵露丹	产品经理	张安琪	许 多
文字编辑	鲁 庚	责任校对	杜 玲	
美术编辑	曾国兴	特约编辑	李 盈	袁 梦
责任印务	沈久凌			

人类群星闪耀时

著 者 [奥] 斯蒂芬·茨威格 译 者 高中甫 潘子立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编: 310013)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9.75

字 数 210000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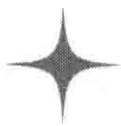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7474-2

定 价 39.80元

联系电话: 0571-85170300-80928

网址: www.zjeph.com

前 言



没有一个艺术家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始终是艺术家，艺术家创造的重要的、恒久的一切，总是在罕有的充满灵感的时刻完成的。我们视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诗人和表演家的历史亦复如此，她绝不是不息的创造者。在歌德敬畏地称之为“上帝神秘的作坊”的历史里，平淡无奇、无足轻重之事多如牛毛。这里，玄妙莫测、令人难忘的时刻至为罕见，此种情形，在艺术上、生活中也是随处皆然。她往往仅仅作为编年史家，漠然而不懈地罗列一个个事实，一环又一环地套上那纵贯数千年的巨大链条。因为绷紧链条也要有准备的时间，真正的事件均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向来是：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闪耀的时刻。

倘若艺术界出现一位天才，此人必千载不朽；倘若出现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必将影响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此时，无比丰富的事件集中在极短的时间里发生，一如整个太空的电聚集于

避雷针的尖端。平素缓慢地或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一切的唯一的一瞬间：唯一的一声“行”，唯一的一声“不”，不早不迟，使这一时刻长留史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

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唯一的一分钟，这样一些戏剧性的、命运攸关的时刻，无论在个人的生活上，还是在历史的演进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这里，我试图描述极不同的时代、极不同的地域的若干星光闪耀的时刻，我之所以这样称呼它们，乃是因为它们有如星辰放射光芒，而且亘古不变，照亮空幻的暗夜。对书中描述的事件与人物心理的真实性，绝无一处企图借笔者的臆想予以冲淡或加强，因为历史在她完美塑造的那些玄妙的瞬间，是无须他人辅助的。历史是真正的诗人、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她。

目 录

CONTENTS



巴尔沃亚：不朽的逃亡者

-002-

马霍梅特：拜占庭的陷落

-027-

亨德尔：亨德尔的复活

-055-

鲁日：一夜天才

-078-

拿破仑：滑铁卢决定胜负的一瞬

-095-

歌德：玛里恩巴德哀歌

-112-

祖特尔：黄金国的发现

-126-

陀思妥耶夫斯基：壮丽的瞬间

-139-

赛勒斯·韦斯特·菲尔德：飞越大洋的第一句话

-152-

列夫·托尔斯泰：逃向苍天

-175-

斯科特：南极争夺战

-216-

列宁：封闭的列车

-238-

西塞罗：西塞罗之死

-252-

威尔逊：梦的破灭

-278-

译后记

-297-



《巴尔沃亚》，佚名 作

巴尔沃亚：不朽的逃亡者

太平洋的发现
1513年9月25日

装备好一艘船

哥伦布^[1]发现美洲后初次归来，凯旋的队列穿过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人群拥挤的街道时，展示了数不胜数的稀世奇珍：一种迄今不为人知的红种人；从未见过的珍禽异兽——色彩斑斓、大声叫喊的鹦鹉，体态笨拙的獾；接着是不久便在欧洲安家落户的奇异植物和果实——印第安谷种、烟草和椰子。所有这一切都使欢呼的人群深感好奇，不胜惊讶。但最使国王、王后和他们的谋臣激动的，却是哥伦布从新印

[1]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约1451—1506），出生于意大利的著名探险家。1492年，在西班牙王室的赞助下，他试图寻找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最短海路，一直向西航行，发现了后来被称为“新大陆”的美洲。

度带回来的装着金子的几口小木箱、几只小篮子。哥伦布从新印度带回来的金子并不多，不过是他从当地土著人那里换来或抢来的若干装饰品、几小块金条、几把与其说是金子不如说是金粉的颗粒——全部虏获物充其量也就只够铸几百枚杜卡登金币^[1]。可是，天才的幻想家哥伦布总是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他狂热地把开辟通往印度海路的光荣归于自己，一本正经地夸耀说，这只是小小的初次尝试。他说他得到可靠的消息，在这新群岛上蕴藏着丰富的金矿脉；那里，在多处旷野，一层薄薄的土地表层底下很浅很浅的地方，就有这种贵重的金属。用一把普通铁锹就能轻而易举地挖出黄金。再往南走，有几个王国，国王们用金杯饮酒，那里的黄金还不如西班牙的铅值钱。关于新俄斐^[2]的描述使贪求黄金永不餍足的国王听得入迷，当时，人们还不太了解哥伦布此人好吹牛皮，对他的种种许诺深信不疑。于是国王立即为第二次远航装备起一支庞大的舰队。甚至不必派专人去招募海员——发现了新俄斐，传说那里只用两只手就能刨出金子，这消息使整个西班牙如醉如狂：数百人、数千人潮水般涌来，都要去那黄金国度。

可是，贪欲从城镇和乡村冲刷出来的是怎样的一股浊流啊！前来报名的不只是想使他们的族徽整个儿地镀上黄金的名门贵胄、胆大鲁莽的冒险家，西班牙所有垃圾和渣滓统统拥向巴罗斯^[3]和加的斯^[4]。试

[1] 14世纪至19世纪欧洲通用金币名称。

[2] 传说中盛产黄金和宝石之地，西方作家以此喻黄金国。

[3] 西班牙西南部港口，哥伦布第一次向西航海由此出发。

[4] 西班牙西南部港口，临大西洋，曾为西班牙前往美洲商船队的总部所在地。

图在黄金国一显身手发大财的窃贼，拦路抢劫的强盗、恶棍，想甩掉债主的负债者，想摆脱争吵不休的妻子的丈夫，所有这些穷困潦倒不得志的人，有前科的、被法警追捕的在逃犯，都来报名参加舰队。这些落魄之徒、乌合之众，全横下一条心，为了立即致富，他们什么暴力手段都敢用，什么罪恶勾当都敢干。哥伦布说的在那些国度只要把铁锹插进土里，面前就会出现闪光的金块，移民中的富有者都要带上仆人和骡子才能大批运送这种贵金属等虚夸之辞，更使他们一个个想入非非。那些没有被吸收到探险队里的人就铤而走险，另辟蹊径；胆大妄为的冒险家不去多费力气求得国王准许，便自己装备起船只，只求迅速前往，攫取黄金、黄金、黄金；西班牙的不安定分子和最危险的社会渣滓一下子都被放出来了。

伊斯帕尼奥拉岛^[1]的总督惊恐地眼看这些不速之客如潮水般地涌上他管辖的岛屿。海船年复一年运来新的货物和越来越不受管束的人。然而，新来者同样感到异常失望，因为这里绝非遍地黄金，他们像野兽一样向多灾多难的土著人扑过去，但从他们那里已榨不出哪怕是一小粒金子了。于是这些不逞之徒四处游荡、劫掠，既令不幸的印第安人恐惧，也令总督惊慌。总督想让他们当殖民者，拨给他们土地，分给他们牲畜，甚至给他们为数可观的“人畜”，即给他们每人六七十一个土著人当奴隶。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无论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骑士，还是往日的拦路劫盗，对经营农场都不感兴趣。他们漂洋过海来到这

[1] 即后来的圣多明各岛，又称海地。1492年，哥伦布抵此，将其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岛”（意为“小西班牙”），随后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里不是为了种小麦、养家畜的；他们不为种子和收成操心，而去折磨不幸的印第安人——要不了几年，他们就会让所有当地人统统灭绝的，要不就泡在下流酒吧里。没多久，这些人便负债累累，不得不在变卖地产之后再卖掉大衣、帽子和最后一件衬衣，落得只能依靠商人和高利贷者生活。

因此，当伊斯帕尼奥拉岛上一位受人敬重的法学家，马丁·费尔南德斯·德·恩西索学士，为了带一批新人马去援助大陆上他那一块殖民地，于1910年装备了一艘船的消息传来，这些落魄分子热烈欢迎。阿隆索·德·奥赫达和迭戈·德·尼古萨这两个著名的冒险家获得斐迪南国王颁赐的特权，在邻近巴拿马海峡和委内瑞拉海岸一带建立一块殖民地，他们匆匆忙忙地将其命名为“卡斯蒂利亚·德尔·奥罗”，即“黄金的卡斯蒂利亚”；精通法律但不谙世事的恩西索陶醉于这美妙动听的名字，被谎言所迷惑，把他的全部财产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可是从位于乌拉巴海湾的圣塞瓦斯蒂安新建殖民地不见送来黄金，只传来刺耳的求救的呼声。他的人员一半死于和土著人的战斗，另一半死于饥饿。为了拯救他的投资，恩西索孤注一掷，用他剩下的钱去装备一支救援探险队。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所有潦倒绝望的人听说恩西索需要新的士兵，都想利用这个机会随他离开此地。只要离开就好了，只要能摆脱债主、摆脱心存戒备的严厉的总督就好了！可是，债主们也都在小心防范。他们察觉那些负债最多的债务人企图溜之大吉，永不复返，便死命缠着总督，要他发布命令，未经他特许，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该岛。总督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设置了一条严密的封锁线，只

许恩西索的船停在港外，政府的小船负责巡逻，以防未经特许者偷渡上大船。那些害怕诚实的劳动和累累债务甚于害怕死亡的亡命徒，只好无限愤怒地眼睁睁看着恩西索的船扬帆远航，前去冒险。

木箱里的人

恩西索的船扯满风帆，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向美洲大陆驶去，海岛的轮廓已沉没在蓝色的海平线下。这是一次平静的航行，起初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只不过有一条特别雄壮有力的大狼狗——名种狼狗贝塞里科的狗崽、自己也很有名的莱昂西科——在甲板上跑来跑去，闻闻这，闻闻那。谁都不知道这条大狼狗是谁的，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跑上船的。后来，它在开船前一天运上船的一个装食物的特大木箱前面停下不走了，这就更引起人们的注意。忽然，简直匪夷所思，木箱的箱盖自动打开，从里面爬出一个约莫三十五岁的人来，佩剑执盾，头戴铁盔，全副武装，犹如卡斯蒂利亚的圣雅各。此人就是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此人出生在赫雷斯·德·洛斯·卡巴雷洛斯的一个贵族家庭，曾以普通士兵的身份随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远航到这个新世界，他们的船只在多次迷航之后终于在伊斯帕尼奥拉岛靠岸。总督想使努涅斯·德·巴尔沃亚成为一个顶呱呱的殖民者，但是白费力气；没过几个月，他就抛弃分给他的土地，彻底破产，无法向他的债权人交代。然而，当其他负债的人握紧拳头在岸上冲着使他们无法逃上恩西索的大船的政府小船干瞪眼的时候，努涅斯·德·巴

尔沃亚躲在一个空的大木箱里，在起碇前的混乱中让他的手下把这个空食物箱搬上船，大胆地绕过迭戈·哥伦布^[1]的封锁线而没有被人识破诡计。直至他知道船已远离海岸，绝不会为他一人再掉转头去，这个偷渡客才公开露面。现在他就在船上。

恩西索学士是个法学家，像大多数法学家那样，他对罗曼蒂克不感兴趣。作为有治安权的长官，作为新殖民地的警察总监，他不能容忍吃白饭和身份可疑的人。因此，学士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宣布，他不想把他带走，经过下一个岛屿时，不管岛上有没有人住，都要把他留在海滩上。

不过后来事情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就在这艘船驶往“黄金的卡斯蒂利亚”途中，他们遇见一条载满了人的船，这真是一个奇迹，因为当时只有几十条船航行在这尚不为人知的海域。率领他们的人名叫弗朗西斯科·皮萨罗^[2]，在这之后不久，此人的名字便传遍世界。他的乘客来自恩西索的殖民地圣塞瓦斯蒂安，起初人们还以为他们是擅离职守的造反者。但是他们的报告使恩西索大为震惊：圣塞瓦斯蒂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是这块前殖民地的最后一批人，司令官奥赫达已乘船逃走，剩下的人只有两条双桅小帆船，不得不等到死得只剩下七十人了才动身离开，否则两条小船装不下他们。两条双桅小帆船中又有一条失事，皮萨罗率领的这三十四人就是“黄金的

[1] 迭戈·哥伦布（1480—1526），美洲发现者哥伦布的儿子，时任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

[2]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1?—1541），西班牙探险家，曾登陆秘鲁，后被政敌的部下所杀。

卡斯蒂利亚”最后的幸存者。现在去哪里好呢？恩西索手下的人听了皮萨罗的叙述后，已没有多大兴趣再去领教荒凉的移民区里可怕的沼泽气候和土著人的毒箭。返回伊斯帕尼奥拉岛似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在这危急关头，巴尔沃亚突然站了出来。他声称，他在随罗德里戈·德·巴斯蒂达斯首次航海时对中美洲全部海岸都有所了解，还记得当年经过一个叫作达连的地方，在一条含有金子的河流旁，居住着待人友善的土著。他说，应该去那里建立新定居点，而不是返回倒霉的伊斯帕尼奥拉岛。

所有人都赞成巴尔沃亚的主意。他们根据他的建议，向巴拿马地峡的达连驶去，在那里照例先对土著人进行血腥屠杀。由于在掠夺来的财物中也有黄金，这伙亡命徒便决定在那里定居，他们怀着虔诚感激之心把这座新城称为“圣玛利亚的达连”。

危险的上升

不久，不幸的殖民地投资人恩西索学士就对没有及时将大木箱连同藏在里面的努涅斯·德·巴尔沃亚一起投入大海深感悔恨，因为这个大胆的家伙几星期后就控制了全部权力。在纪律和秩序中长大的法学家恩西索试图以待任总督的身份管理这块殖民地，使之有利于西班牙王室，他在简陋的印第安人茅舍里签发书写工整、措辞严厉的法令，仿佛是在塞维利亚自己的法律办公室里。他禁止士兵在这迄今无人涉足的蛮荒之地从土著人那里搞到黄金，因为那是王室的资源；他力图

迫使这伙无法无天的歹徒遵守秩序和法律，但这些冒险者本能地信服武力而群起反对这位文人学士。不久，巴尔沃亚成了这块殖民地真正的主人。恩西索为求活命，被迫出逃。当国王派到新大陆的总督之一尼古萨终于抵达，要来整顿秩序的时候，巴尔沃亚根本不让他上岸，不幸的尼古萨被从国王赐予他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在归途中溺死在大海里。

于是努涅斯·德·巴尔沃亚这个从大木箱里爬出来的人成了这块殖民地的主人。但是，他虽然获得成功，却并不愉快。因为他违抗王命，公然造反，加上前来赴任的总督因他而死，使他获得宽恕的希望更加渺茫。他知道逃走的恩西索正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恩西索会控告他，或迟或早，他必将因叛乱罪受到审判。不过，西班牙毕竟无比遥远，一艘船横渡大洋，一来一回之间，他有充裕的时间。为了尽可能长久地掌握自己篡夺来的权力，他聪明而大胆地寻找唯一的手段。他知道，在那个时代，成就可以为每一种罪行辩护，向王室的财库进贡大量黄金便可以免受惩罚或推迟惩处。因此，当务之急是聚敛黄金，因为黄金就是权力！他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一道压迫和掠夺附近的土著人，经过几次血腥屠杀，他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他阴险而粗暴地袭击待他友善的一个名叫卡雷塔的首长，并已决定将他处死。卡雷塔向他进言，劝他不要和印第安人为敌，而应与他的部落结盟，并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他，作为对他忠诚的担保。努涅斯·德·巴尔沃亚立即认识到在土著人当中有一个可靠而有势力的朋友的重要性。他接受卡雷塔的建议，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对那位印第安姑

娘极其温柔体贴。他同卡雷塔酋长一道征服周围所有的印第安人，在土著人当中树立了巨大的权威，以至于最后连势力最强大的酋长柯马格莱也毕恭毕敬地邀请他去访问。

迄今为止，巴尔沃亚只不过是一个亡命徒，一个敢于违抗国王旨意、注定要被卡斯蒂利亚法庭判处绞刑或砍头的反叛者，可是，对势力最强大的酋长的这次访问使他的一生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折。柯马格莱酋长在一座宽敞的石砌房子里接待他，其陈设之奢华令巴尔沃亚极为惊诧，没等客人提出要求，主人便馈赠四千盎司黄金。接着就轮到酋长大感惊讶了。因为，他毕恭毕敬地接待的这些天之骄子，这些强大的、如同上天一般的外来者，一见到金子，就把尊严抛到一边去了。他们像一群解开铁链的狗，向着彼此扑过去，拔出刀剑，攥紧拳头，声嘶力竭地狂吼，人人都想比别人得到更多黄金。酋长看着这场闹剧，既惊奇又鄙夷：这是天涯海角不谙世事的人们对文明人的永远的惊讶，在这些文明人眼里，一小撮黄色金属比他们的文明所取得的一切精神上和技术上的成就还要宝贵。

酋长终于对他们讲了一番话，西班牙人贪婪而惊讶地听着译员翻译。柯马格莱说：“很奇怪，你们为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争斗，为了一种这么平常的金属吃了那么多苦头，经受那么多危险。对面那边，在这高高的群山后面，有一片辽阔的海洋，所有的河流都夹带着金子汇入大海。那里居住着一个民族，像你们一样乘坐有帆有桨的船，那里的国王吃喝都用黄金器皿。你们可以在那里找到这种黄色金属，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因为酋长们肯定会阻拦你们。